

## “国学”质疑

作者:舒芜 《文汇报》2006.06.28 版次:11

我不懂什么是“国学”。国，是哪一国？当然是中国。那么别的国家，有没有“学”呢？总不好意思说别国都没有，只有中国有。既然不好意思那么沙文主义，那就只能勉强承认每个国家都有它的“国学”。可是，我从来没有听说英国、美国、法国、德国、意大利、希腊、西班牙、土耳其等等这些国家，自称过他们的“国学”啊。

“国学”这个词，有特定的历史背景。只要略微看看晚清以来的思想斗争史，你就知道了，所谓“国学”，实际上是清朝末年、一直到“五四”以来，有些保守的人抵制西方“科学”与“民主”文化的一种借口，是一个狭隘、保守、笼统、含糊而且顽固透顶的口号。人家讲“科学”，你总不好讲“反科学”；人家讲“民主”，你也不好讲“反民主”，于是就提出一个含糊其辞的概念：“国学”。那意思就是，我这个“国学”，跟你那个“科学”、“民主”是不一样的。现在居然搞出一大堆所谓的“国学名人”，真是荒谬。“国粹”是另外一个意思，那是清朝末年一部分搞革命的人，拿来对付满清的武器。称为“国粹”，是针对满清来说的。后来又有“国故”这个概念，是胡适提出来的，所谓“整理国故”，是说过去的学问当中有些缠绕不清的东西，需要整理一下，这是比较科学的。胡适当年不是说过嘛，整理国故的真正价值，就是要把它整理得没有多少价值。而“国学”则完全是顽固保守、抗拒进步、抗拒科学民主、抗拒文化变革这么一个东西。现在一些莫名其妙的潮流，有的是为了迎合主流意识，有的干脆就是迎合某些保守、复古的心理。从袁世凯以来，已经有好几次这样的潮流，“五四”以后也翻了好几次了，每次提出来的都是那套东西，所谓“尊孔”、“读经”、“弘扬国学”，过去早就“老鼠过街”了，没想到搞了这么多年改革开放，还有人想翻这个浪潮。我听说人民大学甚至还要设什么“国学院”，这个风气确实令人担忧，搞得就像封建社会一样了。更可笑的是，谁都变成了“国学大师”，简直有点奇怪。有些所谓的“国学大师”，我是看着他们混过来的，根本就不是做学问的人，坑蒙拐骗，说起谎来脸都不红，凭那么一点诗词常识，就敢在公众面前胡扯学问。有的一张口就错误百出，也在电视上大言不惭地谈“国学”。

我之所以对“国学”这种说法比较反感，有我的道理。因为，所谓“国学”，并不是传统文化的概念。如果“国学”指的是传统文化，那么中国的传统文化都应该是“国学”，墨子是不是“国学”啊？还有诸子百家，好像又不包括在内。那“国学”是什么？就是讲儒家的那点东西，封建的那些价值观念。现在，又跟民族精神这样一些含糊其辞的概念，搅合在一起，好像这样就能对付信仰危机了，就能维系人心了，就能形成凝聚力了，事实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。如果每个国家都讲自己的“国学”，可就热闹了：世界上的学问分成英国国学、法国国学、德国国学……尼日利亚国学、尼加拉瓜国学、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学，而文学、哲学、史学、法学等等的学问，全都没有了，那成了怎样一个世界呢？喔，我们有五千年文明，我们的文化成就高，那么欧洲没有文化吗？德国文化那么高，你能说德国没有“国学”吗？英国文化也那么高，能说英国没有“国学”吗？尤其是德国，那真是了不起啊，有的是一流人物：哲学，有康德、黑格尔；经济学，有马克思；音乐上有贝多芬；文学上有歌德；科学上有爱因斯坦。这么多人物，这么多学问，都出在一个国家，能没有“国学”吗？可是人家从来都不这样说，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讲“国学”，只有中国讲“国学”，把学问与国家联系起来，把“国学”当作是最神秘、最高深的学问，不能跟人家讲那些哲学啊、医学啊等等，这怎么说得过去呢？

站得高一点看，还是过去我说过的那句话，钟摆理论。整个二十世纪是向左摆的，摆到最大程度，到二十一

世纪，又得向右摆了，大幅度地向右摆，这是规律啊。所谓“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”，就是季羨林先生经常说的，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文化，好像就是以中华文化为主了。从网上可以看到，许多人年纪不大，水平也谈不上，开口闭口大侃“国学”，一张嘴就是我们的民族传统啊、“国学”根基啊等等，其实也都是糊里糊涂、玄玄乎乎的，从没仔细想一想，这个“国学”里面究竟有些什么货色，有哲学吗？有史学吗？有文学吗？有自然科学吗？等等，不能说没有吧？如果有，为什么不归到各门学科里面去呢？非得要说“国学”不可呢？依我看来，媒体上津津乐道的所谓“国学”，也就是指能够看懂一点古书，能够做一点古诗词，能够写两笔字而已吧，笼而统之的就这点东西，实际上空洞得很。我是最反对一些人提出所谓“尊孔读经”这些东西的，明摆着是倒退嘛，这些人根本就不明白中国历史上究竟发生过什么，尤其是近现代思想史、文化史、文学史，那条路是走不通的！搞噱头、吸引眼球，也不能这么个搞法，不能开历史的玩笑。

我从小就养成一个观念，就是我多次表白过的那句话：反儒学尤反理学，尊“五四”尤尊鲁迅。现在，我还是这个观点。这些年，有人居然要求小孩子背诵四书五经，简直莫名其妙。有什么效果啊？我们小时候就靠背四书五经背出来的，顶多养成一点看文言文的习惯，就这点习惯，也并不全是因为背了四书五经才有的。周作人不是讲过一个经验吗，他那个四书五经比我背得更多了，可他说，他真正的文言文的功夫，还就是读文言小说读出来的。先是读古代白话小说，然后一转，就是《聊斋》啊、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啊这些东西。我的经历也差不多，经书是读过的，可真正能够看文言文，还是从文言小说看出来的，先从浅近的文言开始。有人说小孩子背了多少遍四书五经，就能下笔有神，这完全是瞎扯，过去小孩子读私塾，不都是这样背过来的吗？真正“下笔有神”的有多少人呢？我始终不明白，写文章与读经书二者之间，究竟有什么必然的联系？

至于谈到记忆力，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。四书五经我小时候都读过，现在回想起来，无非记住了孔子、孟子说过的一些话而已，都是常识的范围，引用的时候，大概知道出在《论语》上，还是出在《孟子》上，有点印象、能够有目标地找一找罢了。《诗经》嘛，有几篇读着还有点兴趣，但好些也读不大懂。其他一些《书经》啊、《易经》啊，那简直就是稀里糊涂。我现在写文章，谈不上有什么好，如果说有点可取之处，那都是读“五四”以来大家的东西，才提高起来的，尤其是“二周”的东西。

中国传统文化、古典文学教育，应该是在国民素质这个意义讲，才是科学合理的。小孩子到中学毕业，一般的国民文化素质应该有，至少李白、杜甫，一些通行的古典诗词都应该知道。四书五经嘛，当然是要了解，知道中国传统文化中，有这么些东西就行了。《诗经》可以选一些念念看，关于其他的一些经典著作的知识，看看朱自清的《经典常谈》就够了。我不喜欢“国学”这个词，更不赞成把它和传统文化混为一谈，搞得很神秘。我不懂什么是“国学大师”，我自己更谈不上。周作人过去自己评价自己是：“国文粗通，常识略具”。我距离这八个字还远得很，今生今世大概没有什么希望了。

以上是一家杂志请许福芦先生到我这里做访谈笔录，刊登出来时被删去的部分。谈的问题很多，多半信口开河，全没有删；惟独删去了我自以为想得较清楚较成熟的部分。现在我把它公布出来，就教于读者吧。

2006年4月16日，舒芜记